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哀輓類上

都憲張公輓詩序

僉都御史濟南張公大振以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其家其子鄉貢進士璿持其舅氏都憲李公廷章所述行狀既徵銘于當世之名能文者又以其所得哀輓詩來求序予與公同舉進士第素相交好義不可辭惟公之性行履歷狀與銘述



之詳矣而諸公哀輓之作又皆委曲詳盡予尚何  
言哉雖然詩之三百五篇篇篇各有序而又總之  
以大序焉無非以述其所以作者之意也今觀諸  
公之所以詠嘆乎公者凡其性情行義處家莅官  
出處大節與夫政令之所施恩惠之所及及其平  
生交游之好契誼之篤莫不備見于篇什之間展  
卷而誦之如見其人親覩公之眉宇而挹其言論  
風旨而與之周旋焉又如見其人親接公之笑談  
而與之傾心露悃而意氣相投焉又如見其人親  
聆公之誨言而遵其教條受其約束而爲之驅馳

役屬焉又如見其人親承公之提撕拯拔而得其  
煦嫗卵翼之恩而賴以生息焉又如見其人親臨  
公之喪相其含襲歛殯匍匐而吊以舉哀傾觴而  
酌以致祭執紼而謳以從葬焉章異其體言異其  
旨或敬而慕之或愛而思之或感歎而哀悼之種  
種皆有詩人之善詠歌一至是哉觀諸公之詩則  
公之平生爲人可知矣予因璿之請序敢擬諸公  
之詩以衛人二子同舟秦人黃鳥諸篇若夫子夏  
所以序詩之意其任在予者則亦有所不得而辭  
焉於是乎序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訃至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云亡豈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者一二人儲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猝然出之於久鬱之餘一時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嚮往必將翕然應之群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營贊而

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謂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氣則不損其視夫爲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盖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搆以疾乞身歸闕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惜公之去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朝著邊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雖有水旱之災非橫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士



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亡而深為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為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顧頗為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既為文酌以哀之又為諸公引其哀辭之首如此云

方伯王公輓詩序

成化八年八月 詔以山東參政王公汝霖為右布政使曾未幾時而公捐館舍矣訃至 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凡與公有一日雅者莫不悼惜之

而工部侍郎王公伯宣哀之尤甚既為之通求諸公哀輓之作適予起復至 京又以詩序見屬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士大夫之云亡何預於人家國而古詩人必以殄瘁歸之者蓋以天生人才以供一世之用而國家之所以安危治亂恒有賴焉失一人則少一人之用一人之云亡固若無加損於世而世之安危治亂固亦未必由於一人之所致然積少而至於多安知世道不隨之邪此殄瘁之詩所以作也歟三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有聲實為時所期望者相繼物故毋慮數十人



皆累朝妙簡儲積以待不時之用者也一旦為天所奪去憂世道者寧能不為之動心邪予痛於心也又矣無所從而泄其哀幸而得侍郎公以其所哀公者發諸公之哀又以諸公所以哀公者發予之哀然則是集之作豈但哀公之不幸哉諸公於此蓋亦有所感也已矣公字民望吳之崑山人由進士甲科起官給事中至今官卒時年五十一聞敏敦厚善與人交觀其得諸公之哀悼如此可以知其為人而侍郎公篤於死友如此則其為人亦從可知矣

封御史康公輓詩序

詩可以觀觀之云者考見得失也詩之作者非一人而所以作者非一事即其辭以考其事即其事以求其意大而天下次而一國一家以至於一人之身其得失皆可考見矣後世之詩固不足以擬三百篇而亦未嘗無可以觀者然則哀輓之詩之作其亦二子同舟黃鳥之詩之餘裔歟讀之者亦可以見其人之出處大槩矣封御史西昌康公以歲壬午某月某日卒于其家訃至京師其子驥德良將歸終喪制凡知公與知德良者咸作詩哀



悼之大率言其德性之醇雅識量之弘遠與夫平生  
生出處履歷之詳或者又惜其有所抱負而不克  
少施于世以卒或又幸其已雖不試而能教子有  
成顯榮於世代行所志得 國家褒封之榮政不  
必自己出也嗚呼可謂備矣其一生行已之大槩  
於此可以考見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公之名白其為國虎賁出入禁旅已見知於名  
公鉅卿才大夫士不皆以其子也及其子之業儒  
登科官諸 朝又益為公卿大夫士所尊禮而名  
益以彰是以一旦聞其捐館舍也莫不哀悼之而

假詩以發之如此其多且備焉予知公之名不獨  
彰於有生之前而又傳於既沒世之後愈遠而愈  
無窮矣後之人欲知公者尚觀于斯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予曰此  
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為序之先  
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又誨彝以詩聞一方  
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  
而工於詩沒而人 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  
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



黃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為詩史予竊以為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藉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

名不載於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絕世之行探蹟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憮憮於斯也矧守彛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彛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為序



于知縣輓詩序

予友大行人于坦纍然其衰經持一巨帙踵予門謂曰此朝之公卿大夫士為先考盧氏府君所作輓詩冊也不肖孤辱在吾子同年之末敢以序文為請予聞府君之名久矣其事親足為孝子其游學足為名士其居鄉足為善人其治邑足為能吏其善之在人口惠之結心者固不以其身之存亡而有間也矧又重以諸公哀輓之詩所以讚揚其盛德稱述其善政或歎羨其退休之高或傷悼其辭世之遽可謂無餘蘊矣尚奚用予不腆

之文為哉雖然禮貴飭終故古人於其親之終必請謚謀誄以為不朽之圖後世士不必皆仕仕又未必皆得謚然誄以哀死而述其行則人人所得也故世之孝子欲盡飭終之禮以求其親之名往往藉當世能言之士述其行實志其墓石然猶以為未也又必盛為輓引之辭以哀悼之是皆用文辭以較實揚徽庶幾傳世貽後以垂之於不朽也噫其心一何遠哉古人謂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予竊以為有後者亦可以不朽矣夫所謂有後者非謂其似續之有人蓋亦以其能盡顯揚之道



焉耳若府君可謂有後而死亦可以不朽矣行人  
君喪其親用情於飭終之禮如此則其所以附於  
身附於棺者可知予故不辭而書之以塞其請云

天順  
八年

### 朱節判輓詩序

徐州節判致仕朱公諱泗字文魯文公先生八世  
孫也以景泰庚午卒于建安之里第十有四年矣  
其子相粹諸薦紳大夫哀公之詩既成集間來  
京師求予序嗟夫嗚呼而哀非為生者也觀乎是  
集則可以見公之所以起人哀者有自哉予聞公

幼而穎慧頓異群兒彷彿乎列沙為卦之悟譽洽  
于鄉論為秀士彷彿乎措置大事之見兩倅支郡  
綽有能聲彷彿乎同安臨漳之政未老謝事毅然  
去歸彷彿乎奉身亟退之決跡其平生履歷雖未  
能造乎前人優游從容之域然其一步趨一舉措  
宛然先正典刑也然則群公所以哀之哀之而形  
之聲詩夫豈無自而然哉孔子曰詩可以觀文公  
解之曰考見得失也然則後之人之觀是詩也豈  
不於是知公之為人而考見其所以得哉

###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于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慙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為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

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美一以子光祿寺大官醫正昱貴勅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言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為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吊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閭名姓不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巳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



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既粹成帙借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作者之前

韓府長史程先生輓詩序

韓府長史新安程先生既卒之五年其子河南叅政恭集凡士大夫哀輓之詞為一帙求予文序之於乎若先生者此世之所謂老成典刑者乎世道日趨而下淳龐敦厚之質變而之乎澆漓淺薄爾雅渾雄之文變而之乎尖新奇巧求其如先生者真若商敦周彝然雖一代全制不止乎此然幸以

一二之存猶可因之以想像其純全之大體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之謂歟公生洪武己卯卒於成化壬辰稟國初渾全之氣歷見列聖治化之盛其蒞仕時蓋已逾四旬矣初與邑教士子則之率返淳朴再輔藩服

親王體之多從儉約殆其老而歸鄉井也子弟化之畢成善俗於乎今之世曷由盡得如先生者布之天下郡邑 藩輔間里間哉夫然世雖未必遽歸乎古而亦可由是以為復古之漸累積而久或可冀也今則亡矣為之奈何是宜諸公哀之不置



不徒隱于心且形於言而又協之聲音節奏不能已也先生配夫人齊氏與先生儷德偕賢如伯鸞德耀然諸公之作兼致其哀故予序其詩也亦併及之

### 保章正時君哀詩序

近世士大夫物故其子若孫往往求當世之名能詩者為之輓詩予竊以為謂之輓詩失其實矣謂之哀詩可也蓋古人送死有輓詞蓋真用之輓引以相斥苦非追而為之作也若夫詩以哀死三百篇蓋已有之如邶風之二子乘舟秦風之黃鳥漢

魏以後三良八哀等作皆是物也哭死者而謂之哀詩顧不可歟欽天監五官保章正古真時君大用捐館舍蓋已踰禫矣其子良醞署正濟起復需選銓曹介其友蔣進士誼攜薦紳先生哀君詩冊求序引予聞古人作七哀詩其目有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今觀諸君之作有七之四五焉嗟乎哉君何以得八人哀如此哉予聞君居家孝友處僚友敬恭承世業造屬星臺臺經自甘石以下曆法自三代以後咸造其妙而又本諸經揆以理蓋非淺於



術數者故其生也人莫不敬重之及其不幸而長  
往也人亦莫不哀悼之哀之不已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而咏嘆之咏嘆之不足而著于篇章協于聲  
律以傳之天下後世焉噫不知其父而觀其子不  
知其人而觀其友不知其生前而觀其死後予雖  
不君識然觀其子濟之開敏有文及諸君之所以  
悼嘆咏歌之不置於闔棺事定之後如此其詳且  
切則亦可以得其人之大凡矣觀其詩者尚以是  
求之

封主事劉公哀詩序

詩發乎情情有七哀其一也哭死而哀哀之不足  
而長言咏歌之蓋亦天機天籟之不容自己者耳  
說者乃謂專用之於輓引豈其然哉今觀勅封  
主事劉公哀詩之作其發于情之不容已者乎公  
以天順辛巳四月十九日卒于家訃至京師時  
其子傑官于朝聞之哀不自勝其鄉友有聯官  
者為之狀其行既乞銘于太史氏一時卿大夫士  
又各有文以吊祭有誄以稱述又有詩有歌有詞  
以哀之以予傑同年進士也俾予序諸首予惟三  
百篇詩為哀死而作者僅再見其一則秦風黃



鳥之篇序曰哀三良也夫他詩之序曰思曰閔曰  
憂曰傷者有之而未有以哀言者然則詩之有哀  
其始于秦乎公秦人也其生之時與所死之事雖  
與三良絕不同然皆世所謂良人者也人之無良  
不可以為明世不可一日無斯人也國無斯人則  
朝無善政家無斯人則鄉無善俗是以其生也人  
皆幸之其死也人皆不幸之不幸之斯痛之痛之  
斯哀之哀之不已而至於長言咏歌者是亦天機  
自動天籟自鳴動於中而形於外雖欲已之而不  
能自己者也則夫子之序其詩也亦豈能已耶

### 李揮使輓詩序

寧番府指揮同知李侯世蕃以天順丁丑九月卒  
于治所於時僚屬及麾下士朝夕哭臨之下至卒  
伍遠及夷落相率走吊不能往者望而歎息悲悼  
累月乃止又明年其子震嗣其職寓書屬其友鄉  
進士顧君瑄謂部人之哀其先君也徒言而不能  
文言不文則行不遠 京師縉紳大夫士所萃幸  
求能文者為之輓章庶幾藉是以流其聲實於天  
下後世焉君為之求詩得若丁首介予友許孔彰  
求序夫以一人云亡而閩境之人為之齋咨涕洟



不已非恩德素洽於人不能於此可以見其為人  
矣雖然僚屬偏裨士卒夷落或被其虛禮或受其  
小惠或感其昵狎卯翼之私其出於公與私情與  
偽未可知也惟夫名卿才大夫及四方知名之士  
平昔不輕許可人者為之品題標榜一言之出華  
於黼袞重於九鼎而天下後世之人亦信之如權  
度繩墨其輕其重其長其短其曲其直斷斷乎不  
之疑也今觀李侯哀輓之作其人皆一時之名流  
得其單言隻辭亦足以華之重之而信於人  
矣矧又為之長篇短章協以聲韻排以對偶極



宜乎諸君子感慕哀悼之無已也孟子曰  
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予於諸君子之哀先生也亦  
云然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為難所以難者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  
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  
曰聖人立為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  
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為子死孝為臣死  
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



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  
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  
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  
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  
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  
地中不知有已身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  
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  
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  
是其死也蓋拙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  
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為去就死生者比

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  
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  
才方可以有為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  
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  
夫士無間識與不識莫不為之嗟惜哀悼而又長  
言之詠歌之不一足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  
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粹諸公哀君之詩既成快  
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  
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沈處士輓詩序



錢唐沈處士以景泰七年四月辛丑卒于其家訃  
聞 京師時其子好禮登進士第試事春官不克  
即奔喪乃為位朝夕奠哭凡與好禮厚者走相報  
會哭於其次舍既而相與謀曰孔子惡夫涕之無  
從 者然吊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必執紼  
而紼必有謳禮也某輩以拘於職不得在執紼列  
然為紼謳以相斥苦若莊生所云者俾好禮歸授  
助葬者以為輓引之節顧不可歟於是本其傷慕  
之情發為哀悼之辭或五言或七言或古體或近  
體不一足焉既而縉紳大夫凡能言者聞而和之



臺類稿卷之三十九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辰軌類下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于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粹成帙青田潘舜紘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為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



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  
行超超乎追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  
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為已任故深悲之悲  
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  
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  
所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  
已登上第為官僚逢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  
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矣及需選天官  
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當下  
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

學為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畫其最工而書次之  
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所在矣  
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為之喜奈何時暉自生而童  
而冠而壯間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  
死旬日間以待朝家一命需其冠服以祔於棺  
藉其名位以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  
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目有其容心忘其為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  
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  
為之序焉



天台施君輓詩序

延平衛經歷天台施君既卒之若干年其子鄉貢進士槃東集一時士大夫所為作輓詩為一帙屬予序且曰士有寸善必得仁人君子之許與而後其善不泯嗟乎予言何足為君輕重哉夫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者天之所祐也祿位名壽天所以祐善人之具也然祿位人或竊取之以為己有夭亦不靳予之惟名也者不假物而重不隨身而亡非真有是實天决不輕予之也苟冒竊而有之尋即敗露是何也天尤用是以祐善人也蓋祿

位壽假名以傳天於善人固以是四者予之然或其人生而為世所遺或與世相齟齬其生也不得夫祿位之享其沒也天必以是名報之天不自言必假仁人君子以代之言然無其實則名不虛傳必有人以聞其幽然後其名發於顯而行之遠焉予雖不君識觀君之友繆君所為狀其行及一時士大夫哀輓之作亦頗得其槩焉若君者所謂善人者非耶自其童穉之年即孜孜於學卒不得一第奔走南北間闕仕途僅需一命叅武衛之幕得祿而未及食有志而莫克施所謂祿位終不能一



日享諸已也天之佑善人固如是邪然其沒而有子方以詩書世君之家質美而好學聲名駁駁以起所以行君之志切八息事業壽君名俾不朽於天地間者固有在也卜言果何足輕重君哉謹因其請書此於諸作者之右方

徐居士輓詩序

輓詩之作魏晉以前蓋真用之輓引以相斥苦非虛辭也唐人作詩以寓哀悼則非專於輓引矣宋人盛為輓詩然所為作者多其平生契誼之舊不然則亦鉅卿名士為天下所共惜者耳今則大不

然大率為生者而作無復古人之意性情之真焉自非為其後者弗克負荷及離人獨立者鮮有死無哀辭以輓之者嗚呼其未也久矣其濫也極矣雖然則亦有其故焉蓋以國家承平日久民物康阜上無橫暴之政下無犬吠之警民生其時也熙熙然皞皞然樂而忘死惟恐其一且不幸溘先朝露遂往而不返也平生相親愛者與之有天倫之樂無睽貳之愛血氣流暢而心志相通如一人一身焉則亦互相保愛欲與並生天地間以長有此身也其生也樂故其死也哀亦無足怪者矣使



其生當南北分擾之際五代亂離之間則固以得  
死為幸不暇自哀矣况有哀之者乎况又有為之  
哀辭者乎然則今世哀輓之作之多是亦 國家  
治平之極之一驗也歟進士揭陽徐處之尊府靜  
庵先生卒于旅次訃至 京師凡朝士及與處同  
年者皆為賦輓章既粹成帙以屬予序予觀地官  
郎中蔡君之狀其行也德則有矣年則有矣凡所  
以養生托死者無一可恨可以死矣死且無憾矣  
而為之哀輓者恒若有不平之意不足之心者何  
也噫此可以觀世矣



得又專君之惠也

送鄉友符經歷序

鄉友符君文質以太學需選京師擢拜雲南之  
廣南衛經歷命下凡與之交好者咸為之不平  
君忻然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愜盡吾義而已  
他非所知也且胡公謨為外官以待天下之士  
士生斯世得為

天子所擢用其委其職之崇卑官之要敬地之遠  
近奚計焉使世之仕者皆必處其崇擇其要便其  
近則夫卑者散者遠者無乃曠邪或者舉君言以



論予嗟乎君之言若此豈非達哉克是心也天下無不可居之官無不可處之地無不可為之事矣况區區一衛幕之職也哉蓋君自幼有志世用在學校時屢以易經舉鄉闈弊不利尋為有司勸駕貢春官入成均為上舍生所共游率天下豪英同時銓試得為上郡佐夫郡守身往往出君下亦或相推遜謂君一旦脫穎而出也必當優等處右地其所施為必有大過人者而君觀乃得一叅謀之職居僻遠之區所職在勾稽簿書贊畫戎務而其澤不克以下究其志不得以直必用是為君惜而

君反怡怡然自得若已無與焉者意於是益足以見君之賢於人夫得意則忻忻焉以喜若將挿羽翼以翀天否則戚戚然俯首帖耳若不能一朝存者其視君奚翅天淵哉若君者可謂達也已矣子以是益足以見其賢於人遠甚故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使夫滇南之人因子言而知君之所存者大焉

送鄉友孫富民蒙化衛幕序

賀馮孟仁陞錦衣指揮序



國家設武職以待有功之臣且延于其世惟錦衣  
親軍之任則以才不以功以人不以世其地至親  
其職至要非忠謹有素才猷茂著為 上所倚信  
者不得與焉括蒼馮君孟仁以錦衣鎮撫一旦擢  
為指揮僉事蓋異數也君自幼習儒書為進士業  
嘗以文翰簡入 中秘預纂脩事未幾擢翰林典  
籍尋又以軍功換武階專理 詔獄群然武弁中  
而不改儒素之舊一時薦紳大夫咸倚重焉至是  
命下識者以此占 朝廷意嚮所寓以爪牙之  
付直諫之臣以身目之嚴寄端恪之士蓋將以

義柔天下而不赫赫以用威以道德肅朝綱而不  
察察以用明其端露于此矣文武二途各以得人  
相誇詡武臣曰馮君吾儕也文臣亦曰馮君故吾  
儕也舉欣欣然有德色工科都給事中黃君器之  
舉衆人之言以率其僚友欲徵文以為君賀君以  
予昔嘗同僚也必欲得予言予亦以與君有舊好  
也辭不能終拒請即大賓昔日所以字君者以為  
君今日之賀曰仁夫仁道至大其所由以進德者  
取數至多也有所謂忠者用以事 上有所謂恕  
者用以待人有所謂恭者用以行已有所謂敬者



用以執事合此數德以成一仁則上可以副九重之倚任下可以遂衆人之屬望保令名於悠久迓福祉於將來何莫而非自茲仁一字中來耶馮君其念之毋迂視斯言

賀劉君景輝陞錦衣百戶序

國家設環衛十而錦衣為之首非但以掌宿衛典儀仗且付以防奸之柄使之逆折潛消於萌芽之初有能舉其任稱其事者功與克敵制勝等錫之祿位而延及其世安城劉景輝氏以江右世家子選入禁旅為國虎賁景輝讀書知理道尤慎

於事翼翼焉小心非嘗有是事不忍實人於非辜以易吾富貴儕輩相視效一時同事者皆以恭謹聞尋以年勞補十夫長既而以功陞長五十夫今年秋佐其長擒妖言於輦轂下有司論功陞百戶侯蓋異數也其表姪尚書工部員外郎張志學徵予文以為賀且曰願有以勗焉惟羗夷接於軫軫敵國起於舟中自古通患也是以自昔制治保邦者恒寄防微杜漸之任於爪牙之臣蓋制之於始萌遏之於未然其為力誠易易也若待其發而後禁則用力百倍矣在漢之時金日磾以莽何羅



功而封侯息夫躬以秉平王雲事而受賞二人者皆擒奸者也然世之君子則予日碑而不取於躬者豈以其心有公私誠偽之分邪程侯之後累世貂蟬與漢相為終始此無他有功於國無害於人故也而躬之躬則有不暇閱者矣况其後乎斯則千古之明鑑也景輝氏涉獵書史其於天人報復之理知之有素必能盡誠以報國存心以合天不苟然矣予無能為言第因員外君之請書此以賀之因以勗焉

贈陶揮使序

翟文周紀載上下數千百年間而家人內外同志儷德者僅僅如此然則後世之復有斯人也其生也人安得不敬之其沒也又安得而不哀之邪新安胡士亨者隱而賢者也與其媿德而同操者曰吳孺人兵部侍郎某之女弟也士亨秉德履義好善不倦篤倫理厚交游隱然為鄉里之儀刑吳出自名門性度溫柔循婦道勤女工相夫子以成家業割股肉以已姑疾議者謂非是淑女不足以配君子云士亨不幸年五十六卒而吳孺人先士亨卒十二年得年四十六歲至今新安人稱隱操者



必曰胡某稱賢婦必曰吳氏於乎孰謂古今人不  
相及風氣日下習俗終不若耶吾觀於胡氏夫婦  
深有慨焉士亨卒後又十年吳之姪紳以鄉進士  
會試于京師遍干當世士大夫之名能詩者為  
之輓章既粹成帙介侍御康君永韶求予序嗟夫  
詩之作所以美人倫厚風化也今諸君所以哀乎  
胡君夫婦者雖曰倣乎古人蒿里薤露之遺意然  
君沒十數年既已襄事久矣所謂相斥苦以輓引  
者無所用之而於人倫之美風化之厚庶或有助  
乎於是乎不辭而序之

成化三年

### 高涼陳處士題詩序

高涼陳琥瑞器以太學生不需次即得高要典史  
恒嘆得祿而親弗逮養而又拘於品秩不在推  
恩貶贈之數思所以報其親罔極之德無繇也慨  
念古人所以有聞於世未必皆人人躬自為之也  
禮有為善思貽令名之說史有蒼蠅附驥之言於  
禮之言固將勉行於己使人稱之曰幸哉有子如  
此庶幾如是而或可以揚吾之親之善於萬一然  
不可必也惟史遷所謂附驥之喻假立言之君子  
以傳吾親之名於不朽其殆庶乎傳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先儒亦言有德者言必傳有文者言亦必傳即吾親遯世之實附君子名世之文以行之久遠其亦猶蒼蠅附驥尾而行千里者乎政事之暇因錄其先考平生行事之實而妣之善亦附見焉游宦所至遇士夫名能詩者輒求為哀輓之詞歲久積成卷帙持以丐予序夫哀輓之作歌以相斥苦蓋貞用之執紼引柩也而瑞器之父母既卒而襄大事宰上之木拱矣胡用詩為哉其意蓋將有在也予聞之先考處士君躬德蹈義居鄉里間斤斤自守視非義事如惡臭然其配鄒氏與之以資其進學卒用有成而不及見可悼也已諸君子之詩雖言人人殊而要其大歸不出乎此予故表出之序諸作者之前

吳處士輓詩後序

詩本性情而作也三百篇後率外性情而為詩惟輓詩之作庶幾猶發於哀情之不能自己者焉夫哀情也情有所感故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寓於節奏長短之間始得以盡吾哀哀豈可偽為哉蘭軒居士羊城吳公隱者也足亦未嘗出其鄉姓氏不



登于仕版名刺不通于公卿之門有德而不自知  
有才而不自奇未嘗求聞于人也一聞其亡識與  
不識者莫不哀之不徒哀之而又繼之以詩或五  
言或七言或古風或近体或歌詞騷賦不一足焉  
嗚呼公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蓋公以淳篤之資博  
雅之學生丁盛世群賢並進之秋不得階一官於  
當時展所蘊以為世用顧乃隱遯終其身焉是則  
訶良公之仲子克讓以通經學古之才次魁鄉闈  
卒業于大學聲譽綽然方將駸駸嚮用於時而公  
不見其底于成是又訶良可哀如此而人哀之人

哀之不已而形於辭也宜哉子克讓友也固嘗登  
堂拜公矣思其誨言忽忽如昨日語寧不感於心  
邪感之深故哀之至欲已於言得乎因克讓請故  
不辭而序於衆什之後

景泰三年

盧毋陳孺人輓詩序

予友香山盧君瑞以高唐州學正考滿謁選天官  
間持一帙甚鉅詣予謂曰此世之名能詩者為先  
妣孺人哀輓詩也某辱與子為鄉貢同年敢希一  
言叙所以作者之意於篇端可乎予惟古之葬者  
必有緇從柩及壙者必執緇執緇者必有詎所以



相斥苦以齊衆力也今孺人卒且葬有年矣固無所事於紼與送葬者之執與謳而君猶惓惓焉持是帙以隨宦游所至遇能詩者輒求為輓引之詞何居噫君子不忍死其親恒有終身之喪不以歲月久遠而忘也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矧創鉅者痛深痛深則哀戚之意思慕之情與此身相為存亡不能已也故不徒自哀之而又藉夫世之能言者形於聲詩協於音調傳之久遠而無終窮是蓋假輓引之詞以寓哀慕之心烏耳於此可見孝子愛親之心不但

于其身而又為身後之慮使後之為子若孫者誦是詩而知吾親之賢又知吾之所痛吾親者如此其亟為其用心也可謂深且遠哉於禮有之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之云者終親之身及吾之身之謂也觀君此帙其用心又有在卒之外者可謂尤難也已矣為君之子若孫者尚知所觀感也哉

龍母王安人哀詩序

金陵龍克溫之母王安人不幸棄世南都鄉大夫士凡與克溫有一面識者咸賦詩哀之克溫彙成



帙適奉常李少卿先生來觀 闕庠克溫寄聲俾  
予叙其首簡惟古之人愛其人則必推其愛以及  
其人之所生方其有生也則祝其壽如詩所謂壽  
母者也不幸而沒也則必吊而傷之如禮所謂知  
生者吊知死者傷者也吊之則臨几筵致奠賻其  
厚者又躬為執紼焉傷之則興悼嘆致思慕其厚  
者又繼以涕洟焉然吊之而不祭以文傷之而不  
哀以辭則禮畢而事已念息而情休何以行之遠  
而垂之久哉是故古之君子哀夫人之云亡感其  
情義之深厚吊有祭奠之文傷有哀些之作有由

然也今觀諸公為克溫而哀其母也知生者有矣  
知死者有矣兼知生與死者亦有矣詩可以觀觀  
其辭可以知其情情有淺深故哀亦如之而辭之  
所發亦往往稱其哀若是者豈獨以其母之賢有  
以感人哉亦子之孝有以來之也傳曰敬其親則  
子悅夫敬之既足以致其悅則哀之豈不足以起  
其痛哉噫他人猶然則夫創鉅而痛甚者宜何如  
也吾聞古之孝子執其親之喪而哀之也有發於  
容體者有發於聲音者有發於言語者有發於居  
處飲食衣服者哀無往而不在况又有助之者乎



克溫讀禮之外蘭諸公之作試一誦誦之則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豈有窮已耶不特乎此異日祥琴  
既奏之後長子老身之餘試一悲歌則其終身之  
喪將不但夫日志有所至而已也於是乎序

李母張宜人輓詩序

主客部郎中李世瞻之母曰張宜人年七十有七  
以成化丙戌三月庚午卒于所居大名府城之里  
第訃至 京師郎中君悲不自勝 王事有程弗  
克奔喪乃為位成服朝夕哭如儀一時同 朝公  
鄉大夫士咸走唁焉見其哭泣之容慘怛之情可

憐也各為輓歌辭以和其哀嗚呼哀生於人心之  
感也哀有大小而尤莫大乎 詩所謂歆報之德  
昊天罔極禮所謂人於其親至死不窮者是已然  
比其常耳若夫疾病不得侍湯藥臨終不得親殯  
歆其抱終天之痛含無涯之戚痛有既邪是宜其  
一旦聞凶變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  
有不能一朝生者而又拘於職限於地不得匍匐  
以臨其喪幸而歸也入門則弗見也上堂又弗見  
也入室又弗見也喪矣亡矣不可復生矣於乎豈  
非人生之至痛至痛者哉創鉅則痛深痛深則哀



甚是乃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自己者也禮曰凡  
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知愛其類人與人類也而况又特出於其類之  
中為時才俊接官聯而相交契者乎是宜愛其類  
而感於心感於心而動其情情發而為聲聲成文  
而為音協於節奏諧乎律呂約而為短章舒而為  
大篇于以悼逝者之不復返于以助生者之無窮  
悲是亦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已者也詩粹成帙  
凡如十首予亦感君之哀而動情者之一人也於  
是乎序於篇端

### 海陽曹氏母輓詩序

予嘗讀孟東野慈母吟而嘆其善形容慈母愛子  
之心既而誦蘇子瞻慈顏春風之詩輒感卷而悲  
曰嗟乎方春風之長養於花卉也嗟煦長養無所  
不至然惟見其芬敷而已逮其成實之時則風已  
非春矣寸草之心固不足以報春暉而草木之微  
將何處以謝天力乎世之人子相親之教駸駸將  
底于成而親不及少待者往往而然潮陽曹生之  
喪母也殆有類於是生家潮陽之海濱深山中世  
以農為業里居之人自昔未有為儒者其乃尊獨



教生以業儒其母氏所以提誨之者甚至生為郡  
庠生允學校師有所需及生歲時衣食之具未嘗  
有所乏絕總總為朝夕田疇成名以光大其門閭  
生果以春秋領鄉薦試禮部再不利卒業太學太  
學李試屢居首選声名籍籍聞 朝野間一時縉  
紳君子咸知嶺海之南有曾生也以舍選出試政  
都督府暇績學為文以需禮部之試忽得母氏之  
訃奔喪南還一時知生者咸悼生之不幸而悲其  
母氏胡不少待以見生之有成相率為詩哀之聞  
以示予予主太學教屢試生知生之學純正而瞻

胡安人哀詩序

尚書兵部職方主事易天爵聞其母太安人之訃



循例請歸終制行有日矣乃衰經踵予門謂曰某  
不孝罪逆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母痛念生育之  
恩教訓之德萬萬莫報奈何奈何幸而同朝諸  
公以某故作為歌詩以助其哀兒輩粹以成帙某  
既序其前矣君吾故人也序後之文敢以見屬鳴  
呼安人之懿德賢行諸作備矣予尚奚容喙哉第  
以天爵太學交游之舊同登甲科名第相次卜居  
都下又為比鄰其相友善非泛泛然者則其所以  
助其哀者雖欲已得乎夫親之於子孰不欲其旦  
夕膝下也方其少也則伴出就外傅及其壯也則

必游宦四方豈其心惡合而好離哉蓋其愛之  
深故所以為之之地者無所不至寧使已缺晨昏  
之奉躬勤勞之事懷睽離之憂不卹也惟冀其子  
之學成名立得以為終身受用之地已雖苦甘心  
焉不然死且不瞑目矣吁親之於子愛深而慮周  
如此其然而不如其心者多矣幸而子之學成名  
立而親又往往不及聞及聞矣然或拘於職阻於  
地則又耳之而不目心之而不面竟不得一見焉  
是以感風木之悲抱終天之痛者古今人同此恨  
也蘇子曰微生真草木何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



不見桃李實哀哉天爵以正統丁卯歲領鄉薦明年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安人屢以書勉其進學及登進士第拜夏官屬又屢以書勉其盡職然天爵竟以職拘地阻不得一歸省而安人永訣矣嗚呼哀哉天爵哀之不已諸公助之哀予故發其所以哀者附于諸作之後

范母鄭孺人輓詩序

鄉貢進士浮梁范君廷彥之母曰鄭孺人以天順己卯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明年訃至京師時君會試南宮得校官辭弗就卒業太學聞

人張氏既卒之某年其子瑛以書抵京師告其

女弟之婿進士程君為求縉紳大夫詩以哀悼之得若干首程君為同年而特以序屬予嘗

觀夫成周盛時上自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能內脩法度以輔助其夫詩人皆形諸詩以詠美之載諸國風可考也夫其生也既可美之以詩則沒而哀之以詞亦奚不可之有矧宜人又相其夫君輔導藩王為宮僚之首凡諸王宮嘉慶之禮燕享之會宜人得以預焉則其得於觀感之間也深矣且聞其出自詩禮之族闡教有素而於女教之



書頗能講解故其為人婦也則順為人母則慈使其生二南之時其歌之國風而被之無窮也必矣今既不然則其既沒而形諸詠歌以哀悼之也不亦宜哉瑛厚於其繼母如此其為人可知而宜人之賢亦於是見焉是為序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九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數十其大要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

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翻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



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  
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  
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  
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  
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先王  
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荊州之  
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  
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中國之倫  
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  
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殊

離其語言擅毳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  
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倫且又逃居荒服之  
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為中國害豈但猾夏亂  
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  
何如也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  
初為姚樞竇默所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  
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  
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允與之盟會者必  
深責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  
躬屏氣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



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  
許子尚為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子之言辯矣當  
宋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鞞奄而有之三綱淪而  
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  
純變於戎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  
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  
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為一世計則許子  
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  
則一世與萬世孰為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  
世之功贖萬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遠矣其能相掩

乎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  
邪嘗即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  
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  
理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  
之上與其君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為字書以亂  
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其教法蓋蔑然矣庶  
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  
議遂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  
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  
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



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為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中國先王之澤猶存乎耳豈盡許子功邪客曰若子之言允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爾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為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

子始揚雄之流欲誣身以信道爾道寓於身身誣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既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倦倦以王道說魏齊之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為然且為之辨折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殺人盈野所



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下之  
亂云耳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  
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天下  
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救  
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善乎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  
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  
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  
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  
者乎然孟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  
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為揚雄之流其

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  
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  
呼中國事夷狄則為足加於首以夷狄為中國主  
豈非足反為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為之太  
息矧足反為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  
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  
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  
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為大儒行先王之  
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邪且宋高  
宗為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道自



任者乎其不為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為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息有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為之反覆開喻明其為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為道矣然則為許子計柰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至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况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



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其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予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為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

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 不嗜殺人論

臣嘗讀宋儒蘇轍論三代以下不嗜殺而一天下者有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四君而於我太祖高皇帝有感焉於是乎稽首拜手三復嘆息而言曰於乎此吾高皇帝所以為

高皇帝而高識遠慮卓冠百王者也蓋高祖承秦人積威之後光武承王莽劫制之餘太宗承隋人刻薄之末太祖承五代分裂之季苟不濟之以寬



則是以火濟火也况彼四代之民其塗炭也極矣  
所以致衰亂者其罪皆在於君而民不與焉豈若  
胡元之世以夷狄之人為中國之主天地於是乎  
易置華夷於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三綱五常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一切墜地吁亦極  
矣彼其醜類固無足責而我中國之人或帝王之  
苗裔或聖賢之子孫一旦舍我衣冠從其嚮毳習  
其無倫之俗染其腥膻之化感其嫗乳之恩日新  
月盛淪膚入髓知有胡人而已不復知吾中國帝  
王正統之大綱常倫理之懿子承其父孫襲其祖  
習知其故以為當然蓋已將百年矣幸而天厭其  
德命我

高皇帝出而正之乃驅其主返於故域其運雖革  
其俗已成苟不痛絕其根源而以吾中國聖人之  
道詩書禮樂之化一以洗濯之咸與維新焉安能  
復吾二帝三王之舊抑亦何以為後世從夷者之  
戒哉於乎此吾

高皇帝所以為

高皇帝而高識遠慮卓冠百王者也或曰是固然  
矣其視成周之於殷民無乃少忠厚仁恕之化乎



臣曰此充足以見元之遺民不可不誅也夫武王  
奪殷人於虎口之中出諸塗炭而寘之衽席也宜  
乎殷人歡欣鼓舞拭目洗耳以觀新化而殷人乃  
不忍以周人一時之澤而忘成湯百世之仁雖治  
之以三后之賢歷之以三十六年之久化誘之至  
申諭之切而猶不輕於從周也而元之民中國之  
民也自其乃祖乃父優游老死於宋人德澤之中  
非一日矣其於胡人族類既異習尚亦殊言語不  
通嗜欲不同且元之初起非有周家積累之仁而  
宋之主又無商紂暴虐之政而其所以衰弱而止

者政以夷狄侵陵之不已耳而宋之遺民不聞有  
不從之言而元之所以治之者不聞有仁慈之澤  
乃一旦翻然易我中國衣冠之俗為彼夷狄鳥獸  
之行獨不思曰吾濟先王之遺民中原之華胄也  
而彼以夷狄為我之主而臣妾吾人是以禽獸而  
統人類也豈不大悖矣乎愚不肖者固無足責而  
所謂賢智者方且為其心腹股肱之臣凡所以為  
夷狄之計者惟恐其不固而為中國之害者惟恐  
其不深抑不思吾非彼之族類也吾祖吾父非彼  
之臣子也吾何苦自戕吾之類如此哉諺曰兔死



狐悲惡傷其類夫狐與兔獸也尚悲其類之不幸  
矧人為萬物靈有知識食五穀且又平日自諉為  
賢人君子者何苦助非類以戕吾類乎譬之虎豹  
入村落攫人而食之同居者不能攫之則亦已矣  
却乃導而入之若是者尚可以人待之乎仕元之  
人大抵類是也雖其人或老以死僥倖得以遁天  
之誅苟

聖人復起又釋其後而不問焉將何以為天下後  
世從夷者之戒也哉嗚呼此愚所以謂我

高皇帝高識遠慮卓冠百王者此也臣愚不自量

竊原

高皇帝之心以為萬世秉史筆者之法凡中國之  
人從夷者凡其謀謨之善功業之著非有關於世  
教及有益中國之人而專以為其主禍中國者一  
切削而勿書使後世之人稍有智識者不幸而遇  
夷狄之變皆高蹈遠引不為之臣或有為之驅脇  
者亦皆閉目絨口不為之用則彼安能獨以其醜  
類而得志於吾中國哉雖其禍或慘於一時而彼  
不能成久遠之謀以為吾中國無窮之害其禍不  
旋踵而息也夫然中國廢幾乎少夷狄之禍哉噫

正統  
七年



虎始交論

予嘗讀月令而至於仲冬之候有感焉嗟乎虎者天下之毒物也世以之目惡人非至不仁者不以加之也惡知天下之人有不如虎者多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以道制欲以理御氣也世之人能然者誰歟人不能而虎顧能之可以人而不如虎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虎也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而人顧不能焉何哉吁虎而翼虎而冠世以虎而目惡人嗚呼彼烏足以比虎哉吾於是有感

正統七年

講章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這四句是史臣記帝舜的事帝舜受堯之禪告廟即位後便謀問為治的道理於四岳之官闢四門是要他開四方門路以來天下的賢才明四目達四聰是要他廣視聽以決天下的壅蔽如何是詢于四岳詢是謀訪的意思四岳是那時的官名以一箇人總理著四方諸侯的事所以喚作四岳這四岳是朝廷的大臣所以帝舜即位首先謀問于他下面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便是詢于四



岳的事如何是關四門關是開闢的意思四門是  
四方之門天下賢才所從出入的門路賢才無處  
無之 朝廷為治必得此等人出來任用與他共  
整理政事撫安軍民然此等人往往隱在山林屈  
在下僚散在四方無門路可進 朝廷無由得他  
來用所以帝舜教四岳開闢四方門路使天下人  
才賢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一箇箇都出來為  
朝廷幹事這便是關四門如何是明四目明是開  
明的意思四目是四方之人目人君一身只有兩  
箇眼目所見的有限容易被人遮蔽了所以帝舜

教四岳開明四方眼目不以一己的眼目為眼目  
必以天下之人的眼目為眼目如此則天下事件  
件眼裏都見得了不被小人每蒙蔽這便是明四  
目如何是達四聰達是通達的意思四聰是四方  
之聽人君一身只有兩箇耳所聞的亦有數容易  
被人壅塞了所以帝舜教四岳通達四方的聰明  
則是不專用一己的耳以為聰必合天下人的耳  
以為聰如此則天下事件件耳裏都聽得了不被  
小人每壅塞這便是達四聰古人說一指在前秦  
山不見人君為治最怕的是蒙蔽壅塞一有小人



在其間好的却說做不好的不是的却說做是的  
下面的人情無由上達上面人的恩澤不得下及  
朝廷行事當與不當下民安與不安都無由得知  
人才誰正誰邪誰忠誰佞都莫能分辨了所以帝  
舜謀治於四岳既闢四門又要他明四目達四聰  
也竊觀帝舜即位之初詢問四岳不及他事首先  
整理這兩件事一件是求賢才以輔治見得聖人  
為治以天下為一家的氣象一件是廣視聽於四  
方見得聖人為治以天下為一身的精神如此則  
天下雖大四海雖廣皆似我一家一身的一般天

下豈有不治之理然帝舜於此不訪於左右不問  
於羣臣首先詢于四岳又見聖人為治不肯自專  
必倚任大臣也所以當那時節天下賢才都願出  
來無有遺下的 朝廷政事無有不停當的天下  
百姓無有不得其所的這都是帝舜用心圖治所  
以有如此功效後世人君如唐玄宗用李林甫為  
宰相此人嫉賢如能玄宗命他求賢才他設計都  
考退了却稱賀以為野無遺賢這便是不能闢四  
門之驗其後又用楊國忠為宰相那時遣將臣李  
宓等往征南詔前後兵敗死者幾二萬人國忠隱



其敗沒却奏稱他勝捷了這等大事尚敢如此蒙蔽其餘小事可知這便是不能明四目達四聰之驗使玄宗能如帝舜得大臣如四岳訪問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小人豈敢如此伏望

皇上法帝舜之所以得鑒玄宗之所以失天下幸甚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

這是商書湯誥篇成湯伐夏杼亳都告諸侯的言語皇是人也上帝即天也以主宰言之故謂之帝

降是降下的意思衷即是中字中是不偏不倚的道理成湯作誥告諸侯與天下更始首先推本說起來言上天主宰於蒼蒼之表降下這至中的道理與天下之人有所謂仁義禮智信這五者道理至正至中不偏不倚均稟同賦故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是順恒是常性是人所得于天之理即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言人能順其仁義之自然則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順其禮智信之自然則有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這五者人能順而循之皆有自然之理故曰若有恒性克是能



綏是安猷字解作道字道是人倫日用間所當行的道理后是君也成湯言天降這衷于民天下之民固順之以為常性矣若其間氣稟有清濁純與之不同不能人人皆安于其道然能使之安必其道惟人君之責焉人君盡君師治教之職治民以政事教民以禮義使凡天下之人為父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為長幼的皆安其有序之道以至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别的道理民皆安於其道如此惟君能使之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大抵湯誥一篇重在這三句上這三句又重在克綏厥猷

惟后一句上蓋言君道繫天下之重如此臣嘗因是而論之生斯民而與之以恒性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以安於其道者君也君道苟有所未盡又安能使人安於其道哉是以自古聖帝明王欲盡克綏之道莫不以修身為本而修身又必以講學為先須知如何修為乃能自盡其性施何政教可使民安其道講之明而體之深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不為異端之所惑不為讒邪之所間則身修而道立必能盡克綏之責而無負乎上天立君之意矣伏惟



皇上留意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這章書是論語第十六篇孔子教人致思的言語  
君子成德之名明謂無不見聰謂無不聞溫和厚  
也恭是敬之見于外者忠者盡已之謂敬者主一  
無適之謂忿是與人爭忿難是禍難也孔子言人  
之心不能無思而君子日用常行之間所當思者  
則有九焉所謂九者即視思明以下九件是也如  
何是視思明聽思聰蓋目之所司者視也視有所

蔽則見不明君子當開目而視之時則反思于心  
曰吾之目得無所蔽乎有所蔽則一物無所見矣  
視而必思明則事之是非人之賢否不為淺近所  
蔽而瞭然于心目之間矣耳之所司者聽也聽有  
所蔽則聞不聰君子當傾耳而聽之時則反思于  
心曰吾之耳得無所壅乎有所壅則一事不可聞  
矣聽而思聰則惡聲不至讒言不入不為姦邪所  
惑而豁然于聽納之間矣如何是色思溫貌思恭  
色是見于面者見于面者易至於嚴厲君子之人  
當其與人相接之時則思和顏悅色而不使其有



忿厲之氣貌舉一身而言身之容貌多失于忿情  
君子動容周旋之時則思致恭盡禮而不使其有  
傾側之容言而思忠則出諸口者恒思發已自盡  
而惟恐有一言之不盡事而思敬則見于行者恒  
思主一無適而惟恐有一事之或失理有未明不  
能無所疑遇有疑事則思質問于人而不蓄其疑  
於心故曰疑思問事之逆於心者不能無忿遇有  
爭忿則思禍難之及而必懲戒其失于後故曰忿  
思難以至人有所得者如貨財之類君子一見所  
得之物則思曰此果合於義乎不合於義乎合于

義則受之不合於義則不受這便是見得思義大  
抵聖人之言通乎上下此九思者雖為衆人而言  
而在人君身上尤為切焉臣嘗因是而推之此章  
所謂思者即洪範所謂思曰睿睿作聖也所謂視  
思明者即虞典之明四目商書之視遠惟明也所  
謂聽思聰者即舜典之達四聰商書之聽德惟聰  
也其他如溫忠恭敬義之類莫不有關於吾身有  
切於治體臣愿

皇上反覆聖人之言深味思誠之理隨事而致其  
思因思以存其誠執圭而行大祀則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 當宁而朝羣臣則思  
宗社付托之至重享錦衣玉食之奉則思曰吾民  
得無饑寒者乎居深宮廣殿之上則思曰吾民得  
無失所者乎不偏信而獨任思廣吾之聰明也不  
厚歛而重刑思深吾之德澤也無一事而不致其  
思無一念而不思乎道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

這一章書是孟子盡心篇說王道之大非伯功之  
小可比的意思如何是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君子是聖人之通稱所過謂身所經過也化謂變  
化所存謂所存主也神謂神妙聖人道大德盛凡  
身所經過履歷去處自然有以感動夫人故人無  
不化之心所存念主宰着的自然便神妙不可測  
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這便是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如何是上下與天地同流上下是說  
聖人同流謂同運並行也聖人一身上面是天下  
面是地聖人立在天地中其過化存神之妙上焉  
與天之生物同一流行之機下焉與地之成物同  
一流動之妙這便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如何是豈



曰小補之哉以上三句皆是說王道之大豈曰小補之哉這一句是說伯功之小蓋以聖人道德功業之盛舉一世之廣合萬邦之衆咸在甄陶之內化育之中固非伯者之功假仁義以濟私逞智力以求利小小補綴其空缺逐件填塞其罅漏者可得而彷彿也這便是豈曰小補之哉臣觀自古為治之道莫先於明王伯之辨而王伯之分則在公私義利之間而已古之人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所行皆是王道春秋以來齊桓晉文方始用伯道漢唐宋之君間有一兩件事偶合乎王道然終

不免於雜伯也大抵王者之道純是天理無一毫矯偽計較之私所存所行無非仁義蓋以仁義為當然之理而誠心以行之非是要假此以立聲名求功利也伯者假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凡其所存所行多無誠實其初雖假公道以行其實終歸于私已也然王伯之辨不但在人君者為然而人臣之存心亦有王伯之異彼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這等人是以王道存心的人君當信而用之若是不論道德之是非惟計功利之有無這等人便是以伯道存心的人君當屏去而莫用之



如此則人君以王道蒞政於上羣臣以王道輔政於下將見神化之妙參乎兩間治效之隆超乎三代矣伏惟

聖明留意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人君治天下使民有恒產則有恒心的意思如何是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是大豆粟是粟米水火是民生急用之物民非水火不生活暮夜扣人門戶求水火而人無

不與者多之故也古之聖君居人君之位治天下之民知民生之所急者在米穀米穀之所以生成者在畊種是以制其田里教之樹藝不興功動衆以奪其農時不多科厚斂以取夫民財使那百姓每都得安生樂業及時畊種又為之禮節限制使他不得虛使浪費則自然家給人足家家皆有積儻餘剩其有菽粟之多亦如有水火一般隨所在而充足人來求討無不與之也如何是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字解作何字仁是仁厚的意思孟子既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又說誠使百姓每家家皆有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禮義生于富足而人人皆有仁厚之心矣蓋民無恒產則無恒心自己既是欠闕自養且不瞻安能濟得他人誠使百姓每家家皆有菽粟多如那水火一般必能推其有餘以濟夫不足咸興夫惻隱不忍之心皆有相憐相恤之意而仁厚之俗成矣又豈有慳谷不仁者哉臣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安民生興民善為急務所以安民生者非是人人與他衣食也所以興民善者非是人人親自教訓之也惟在既庶而富之既富而教之使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斯民自然相親相愛而興仁厚之心矣古之帝王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莫不以生民為急後世則不然但知役民力而不知養民生但知取民財而不知恤民患殊不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生之休戚實係國家之治亂民生既有不遂則饑寒切身救死且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於是爭鬪劫奪相戕相害起而為盜賊馴致禍亂之興以貽

國家無窮之憂此無他皆由乎民窮財盡無所賴藉而生不仁之心也雖然民之所以貧窮而至於



財盡者雖由其不能勤生儉用之所致然亦由上  
之人不以生民為念用度無節而徵求無已焉必  
欲足民財興民善以成仁厚之俗以固隆平之業  
者其本又在乎人君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也臣  
敢以儉之一言為 九重獻伏惟  
皇上留意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  
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  
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  
餘義補 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片之誠罔暇顧







之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重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剏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履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觀於目下之可行

俯竭涓塵之微仰禪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  
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  
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  
擴克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  
之德享于宮闈

元良之聲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  
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茲求助  
肇啓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  
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



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  
可計日而待也臣濟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  
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  
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  
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十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  
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  
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  
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  
更化中外肅清總覩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  
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二

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  
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永予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  
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  
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  
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  
氏子孫陪祀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  
恩以下逮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  
三代之隆 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  
兩宮協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成已維新坐宣室以受  
釐百神莫不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  
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  
效以

天子而陪陪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賁數仞之宮  
璠玉瓚黃流乃裸乃獻皮弁素績載舞載揚八奏  
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奏 玉容晬若親溫良  
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繅綵以展儀祭酒瞻 冕  
旒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  
冠衿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不  
基俎豆生輝縉紳增氣駢蕃 寵命錫章服以衣  
被諸儒諄復訓詞降絲綸以獎勵多士按古禮以  
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澤  
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之象賢



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可慚鵠  
鷄在梁被美服兮不稱冒榮為幸報賜何階伏願  
惟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為儒教之

宗奎璧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  
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占所無  
地志之成於今為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

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為府小為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鯤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



荒於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爲畢  
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  
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  
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  
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  
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  
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  
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  
實肆我

聖祖嘗命儒臣雖未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

豈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以在躬收  
政權而獨運光昭

祖武弘迓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

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 九重

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

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

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竒文汲冢酉陽逸典玄



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群籍  
約為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  
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  
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水由榦而分  
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  
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  
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  
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  
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咸容示

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網舉而目張有  
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  
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  
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  
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  
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劇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  
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親就編少助  
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  
為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上業萬年即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為民先當承

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歡  
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  
適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  
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紀人  
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物民庶視  
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消吉日  
農祥晨正土脉春滋即齋宮以潔心款嘉壇而舉  
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綠耦朱紘容與於  
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壠借力以終於庶人索  
先農而享之盛禮既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  
希闢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  
叨班著位幸際昌辰 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  
粹為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  
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以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火統續五聖之洪圖

帝 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

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

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儂

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



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頻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不紀尋即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為一代極盛之時兼有

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經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

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為大孝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羨墻之如見著



為徒託雖曰日暮途遠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  
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  
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  
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  
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  
馳鍛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  
躓之失有孤豢養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  
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冀 慈  
憐臣感戴 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  
陳謝以聞



請建儲表

弘治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冊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

之安為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

凡在照臨孰不忻頌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懷躬行席

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望下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游

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

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帝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

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祉兆

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

皇上蔽自聖心順乎輿議思

宗社之重而豫為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



當盛陽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

祖宗佑 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 國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

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詒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 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

皇上雖以幼冲為辭然

聖嗣本以生知為德矧居嫡而居長豈克疑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為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于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



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闕昌  
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為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  
子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  
詔具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  
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  
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  
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

重丹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  
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  
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為瀆勿  
以

聖子尚幼為辭上以奉

兩宮之懽下以愜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祊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

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海金堂類稿卷四十一終



海金堂類稿卷四十一終